



寄给微山湖的冬

郑继武(微山县)

雪飘在信笺上时,我拿起笔来。指尖触碰到纸页的那一刻,凉意顺着纹路就漫开了,连心里藏着的那些念想,都裹上了霜白。笔尖在“微山湖”三个字上轻轻顿了顿,我抬眼向外看了看,窗外的枯枝早没了秋天的疏朗,只有雪片簌簌往窗棂上扑——就像那年你送我离湖,替我拂掉肩上的雪,带着湖水的清冽气,可温度偏偏留在了旧年的风里。

接着往下写,笔尖划过“冰面”两个字的瞬间,恍惚就看见湖面结了霜。风一吹,碎冰在湖心轻轻撞着,那声响像漫过了纸页,落在“惦念”两个字的笔画中间。我索性放下笔推开窗,风裹着雪粒扑进来,等纸上的墨痕凝出细霜,竟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檐角的冰凌,静静立在湖岸,就想望一眼你当年踏雪走来的方向。

再拿起笔时,雪落在竹梢的声响更轻了,像你当年没唱完的渔歌,在冬夜里翻来覆去地响。我把这些念想挨个写进信里,最后也把自己写了进去——写我

在岸边站了好久,看冬雪一天天地漫过码头,看落日把冰面染成淡粉色,可到了“收信人”那栏,不敢下笔写下你的名字,怕惊扰了心里那个,还沾着雪粒的少年。

信末的落款刚写好,抬头望去,暮色里的微山湖卧在皑皑白雪中,冰面、枯枝,还有疏疏落落的雪光,都浸在柔和的暮色里。我把信纸折成当年你教我的样子,指尖摸着折痕,忽然想起那天你掌心的温度,比今天的炉火要暖些。轻轻放进信封时,忍不住把它贴在耳边,风从信封缝里钻进来,混着冰裂的轻响——原来我等的从来不是回信,只是想借着这冬的声音,跟你说一句“今年湖上的雪,和那一年一样白”。

其实早不在乎有没有结局了,毕竟在心里头,那个曾跟我一起看雪的你,永远是穿着花棉袄、沾着雪粒的模样,永远停在微山湖最素净的冬天里,停在每一次我写下“微山湖”三个字时,笔尖顿住的那一秒温柔里。

荷骨禅

卜凡亚(微山县)

立冬过后的第七天黎明,我于微山湖湿地一湖心处邂逅那株断茎的老荷。

它斜倚在琉璃般的水面上,折断的茎秆如焦尾古琴的断弦,在朔风中震颤出厚重低沉的不屈音符。变成褐色的表皮裂开龟甲般的纹路,每道裂痕里都蛰伏着盛夏的蝉鸣与秋月的信笺,仿佛岁月将整个四季都镌刻进它的筋骨。

“瞧,我刺破了苍穹。”它忽然开口,声如碎玉,惊得芦苇丛中的白鹭掠起时抖落满身的星霜。荷茎断裂处渗出琥珀色的汁液,在水面上晕染成山川的脉络。我俯下身仔细辨认,竟在蜿蜒曲折的水纹里读出“风骨”二字——原来荷的魂魄,早已化成筋脉中流淌的松烟墨。

立夏那日它曾是湖心最骄矜的舞姬。碧色罗裙铺展三尺水榭,粉白花瓣缀满晨露,连蜻蜓立尖角都要踮起足尖。而今褪尽铅华,却以折戟的姿态完成最后的谢幕,茎秆弯曲成问天的弧度,似在向寒风叩问生命的真谛。

待暮色渐渐合拢时,老荷开始讲述它的轮回道场:春分它自

淤泥中挣出新芽,嫩绿得能滴出水来,像是大地刚刚睁开的睡眼;夏初它撑开绿伞,为游鱼遮蔽烈日,翠叶底藏着青蛙的宫殿与蜻蜓的婚床;秋分它褪去华服,将萎败的花瓣化作养料,融入泥沼滋养来年的新梦;而今初冬已至,它以折断的骨骼为笔,在冰冷的水面上书写生命的偈语。

雪落时,老荷的残躯在风中奏响天地玄黄。断裂的茎秆与枯叶摩擦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老僧敲击木鱼,又似隐士抚弄焦尾。我忽然明白,那些被文人墨客吟咏的“枯荷听雨”,原是生命最后的涅槃——不是凋零的悲歌,而是涅槃后的激扬序章;不是终结的叹息,而是轮回中的强劲引擎。

更深露重,老荷的声音渐行渐远:“听见雪落的声音了吗?那是春天在磨墨呢!”它残存的叶片轻轻颤动,抖落满身霜华,露出底下新生的绒毛——原来在看不见的深处,生命早已织就霓裳羽衣。那些裂痕里渗出的浓稠汁液,原是时光酿造的琼浆,正等着封存下一个夏天的蝉鸣。

微山湖冬寂录

种衍洋(微山县)

冬日寻荷记

朱辉(微山县)

夏日的荷与冬日的荷,各有其美,而我更钟情于冬日的荷。

冬日的荷,再无“罗裙一色”的田田荷叶,也无“风姿绰约”的映日红蕖,更无“先苦后甜”的盈盈莲蓬。只剩下被北风折断的荷秆与枯黄的叶子,默然立于水中。望着这一湖残荷,我不由心生感慨——生命在极尽绚烂之后,终将归于沉寂、归于坦然。如同一个在外奔波半生的人,暮年归来,看尽繁华落尽。当年尾的爆竹声响起,老屋墙上斑驳的印记在眼前浮现,恰如荷叶上被霜雪蚀刻的纹路,沧桑而安详。

若要赏冬荷之极致,还属微山湖。褪去夏日的馥郁与繁华,满湖残荷别具韵味。宽阔的湖面上,荷秆粗细不一,姿态各异,疏密有致,仿佛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,或高亢,或低回,在天地间奏响一曲“冬日狂想”。残叶与莲蓬蜷曲变形,北风过处,簌簌作响,应和着荷秆的摇曳。若再添上一抹冬日晚霞,水天之间便

如笼上一层橘色薄纱,似真似幻,令人沉醉忘返。

冬日的荷,看似衰败,它的脚下却藏着渔民期待许久的湖珍——藕。挖藕是门技术活,未经多年摸索是难以胜任的。渔民通常穿着连体水裤,一手持高压水枪,一手在泥里细细探寻,顺着折腰的荷秆向下摸索,继而就能将一整架藕完好托出。如今虽有机辅助,大多时候仍靠人工——这样挖出的藕品相完好,能卖上更好的价钱。

冬荷再经雪染,景致便又不同。犹记那年微山湖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雪,我步行上班,路过奎文苑公园,见池中残荷皆顶着一团团白雪,如戴绒帽。有些荷秆挂雪,纤韧清瘦,残影倒映冰面,仿佛与水下精灵低语喃喃。三两莲蓬大小不一,或仰或卧,如顽童在雪中酣睡,怀中仍揣着春的希望——那一个个莲子房里,不知还藏有多少稚嫩的“小心思”。

我自微山西港踱出,便落入微山湖的冬幕。朔风掠过冰面,携来枯苇与冰水的清冽——那并非单纯的寒,倒像是经霜淬炼出的冷香。我总爱立在驳岸,眺望这片凝固的浩瀚。昔日接天的莲叶早已沉入时间的褶皱,唯见疏朗的冰凌嵌在墨玉般的水镜上,如天地遗落的偈语。

残荷褪尽秋日的颓唐,化作了冰面上嶙峋的笔触。有的俯身吻向冰面,枯茎与冰晶缠绕,宛如静默的献祭。风过时,整片冰原发出低沉的嗡鸣,似大地沉睡的鼻息。忽然想起渔人说过,冰下的藕节正裹着淤泥安眠,将酷寒化作滋养——这多像文人在雪夜围炉,将满腹冷遇封存进待启的砚台。

犹记某个盛夏黄昏,荷浪翻涌,将夕照揉成满湖碎金。而今,所有喧嚣都被收纳于冰下。冬日的微山湖像一位敛去表情的智者,将万语千言沉淀为素笺上的无边留白。

某日偶遇破冰捕鱼的老

者。他将渔网沉入冰窟,粗粝的指节掠过冰凌,动作带着抚琴般的轻柔。

“湖冻成这样,不觉得寂寞?”我问。

他指向冰下:“你瞧,它们挤着呢。”俯身望去,几尾暗影正紧贴褐色荷根缓缓游弋。破冰处腾起的水雾氤氲了他的面容。那一刻我窥见了生命的寓言——冰层越是厚重,暗流越要相拥。

暮色渐浓,冰湖开始吐纳幽蓝的寒光。纵横交错的冰纹在夕照下铺展成无字天书。我忽然彻悟:每道冰纹的延展都不是终结,而是对春水的漫长邀请;每片雪花的消融不是逝去,而是为返青的湖岸预埋的伏笔。

风又紧了,冰面传来绵长轰鸣,似有龙眠于榻。转身欲归时,忽见那枝斜插在冰隙里的枯荷依旧在坚守。它嶙峋的骨架撑满晶莹霜花,仿佛在静静等待——等待东风某夜咬破冰壳,好将它贮存在茎管里的那个完整旧梦,一滴不漏地还给即将苏醒的浩渺湖床。

